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監生臣錢黄熙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十八

書疏

魏

雍丘王曹植上大發國士稚弱書 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孫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

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童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童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

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兹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王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耊耄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損益不復頼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

子弟懐糧蹈鋒履刃以狥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増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人七八歳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耕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儀人則一事廢一日猟則

衆業敗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栢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戸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効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

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栢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禄位懔懔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衛顗言愛民惜費疏時百姓凋弊而役務方殷顗上疏

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

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撤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

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筴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勾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時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劉廙請太祖不親征蜀疏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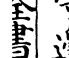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紘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紘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吴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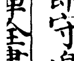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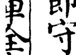
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内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

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髙枕於廣厦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又謝原罪疏魏諷反廙弟偉又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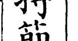












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効難用筆陳

段灼理鄧艾疏并詔

艾心懐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國彊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

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
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
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淩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
面縛乂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
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
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
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
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嘆息陛下龍興闡弘

大度釋諸譙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寃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寃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衆矣　詔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隷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

高柔上妖言疏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

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

又請咨訪三公疏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

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又請優待博士疏

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學校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杞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

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厲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又請罷修宮室放出嬪御疏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

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蓄養將士

繕治兵甲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費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

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皆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又請弛殺禁地鹿疏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

賞賜柔

上疏曰

聖主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

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禁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

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三國志文類卷十八

三國志文類卷十九

書疏

魏

孫禮辯平原地界疏

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

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别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與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

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没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騐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鄃以馬丹候為騐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虚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縁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

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郁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禄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

辛毗上百姓勞役疏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上疏曰

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惟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模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已具諫諍門

楊阜諫治宮室弋獵疏字義山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其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雹多殺鳥雀阜上疏

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

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濫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

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内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少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恊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

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

又上伐蜀遇雨不進疏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

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

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飢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

又上營洛陽宮殿疏帝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

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䘏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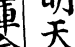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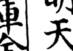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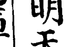
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至切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

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諫治殿取鐘疏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

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弗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

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



也帝稱善

又言星孛大辰疏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

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之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

示後昆不宜有怨以重天怒

又言用法深重疏

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必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

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

三國志文類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

書疏

魏

高堂隆言百役繁興疏

青龍五年明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榖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黄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鏞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任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

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
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飢饉荐臻無以卒歲
宜加愍䘏以救其困臣覩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
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隂陽之逆
順兢兢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徳與神符災異
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

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榖帛不立情茍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茍拘

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吴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諮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

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逺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宫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

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

而為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又疾篤口占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涬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

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王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

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隷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寤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户卒至江充妖蠱之變

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覩黄
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
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内可選諸王使
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
晉鄭是依漢吕之亂實賴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鑒夫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歴下有怨歎掇
録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
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沉淪寃

而有知結草以報　詔曰生廉倅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隂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

棧潛上息役睦親疏（字彦皇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曁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

徽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
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
天明命廓恢皇基踐祚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
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
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
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珷玞
浮于河淮都圻之内盡為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
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

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
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
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
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
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
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
黔首由枝幹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
峻德庸勲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

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為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沖未能涖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陜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一

書疏

蜀

諸葛亮臨發漢中疏 亮率諸軍北征漢中臨發上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葢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時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

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又言關中虛弱疏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

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呉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

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

敗稱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譙周上後主游觀聲樂疏後主頗出游觀增聲樂周乃上疏曰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

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達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於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賫棺繈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常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

洛陽但遣冠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為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

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
祀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
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
夫憂責在身者多不暇盡樂今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
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
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譙周請後主降魏疏時鄧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

斗絶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當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

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乃上疏曰

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

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

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

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蔣琬上襲魏疏琬字公琰以為昔武侯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如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

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吴

顧譚上魯王與太子齊衡疏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顧譚上此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

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絶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踈必有保全之助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踈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步隲上奬勸疏隲條於時事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

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别行狀因上此疏

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

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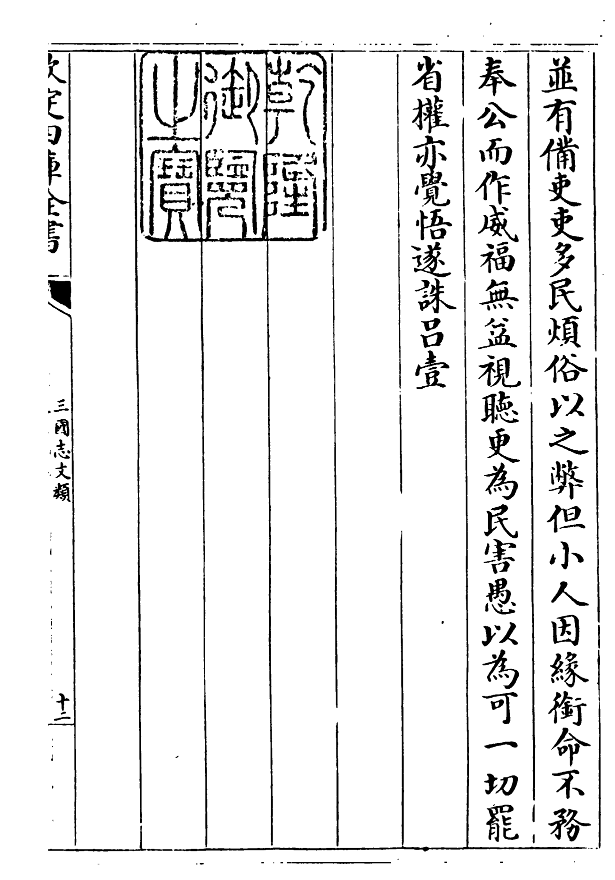
又上中書多糾舉疏

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詆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寃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讐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

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儻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

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

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
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
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錢黄熙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二

書疏

吳

薛綜請交州擇人疏 字敬文時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

此疏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内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

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譯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户人民集會

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龎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䳇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寛多自放

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髠取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黄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内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彦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黄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

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

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冦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群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竭愚情以廣聖思

華覈薦薛瑩修史疏（時瑩徙廣州覈上疏薦之）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録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大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

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迹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時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

周瑜上劉備治公安疏字公瑾時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瑜上此疏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

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諸葛瑾步隲上理周胤疏

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

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賔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何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於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忠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闗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

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鷄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効

虞翻上吳主書 昔孫權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權即尊號翻因上此疏

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輶毫釐罪惡莫大不容

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絶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悦以忘罪

駱統上征役疫癘損民疏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户損耗統上疏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

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於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

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幾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

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陸遜上仕進未得所疏 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未得所遜上疏曰

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

又上擊劉備疏 權令遜拒劉備備圍至夷陵遜上疏曰

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勝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三

書疏

吳

陸遜陳時事疏

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時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

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計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也

又上取珠崖疏孫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

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維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

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蓄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寛其賦税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

陸抗上政令多闕疏

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葢六國所以兼併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内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

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慼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弗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

又上閹官預政疏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易移哉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材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又乞省薛瑩疏

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序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

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旣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葢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

厲名行令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又上百姓疲弊疏 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

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

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内而聽諸將狥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蓄士民之力觀舋伺隙庶無悔吝

又疾病上疏抗拜大司馬荊州牧疾病上疏曰

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陲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呉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内懐百蠻而上下見兵

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黄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孫登臨終上疏

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胔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慼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

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畧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才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政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

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隲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遠

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羊衜上兩宮不和疏 時孫和為太子孫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

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

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絶賔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采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内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賔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絶賔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

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必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宴萬國幸甚矣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三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四

書疏

吳

陸凱陳移都武昌疏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繆黎元窮匱凱上此疏

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

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恵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吁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

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紀綱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户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

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見聞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寛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謡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謡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

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蓄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

竭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烏獸得離網羅之綱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未有畜積貨賄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

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顔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見當今内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世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又疏孫晧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此疏

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移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

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逄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逄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内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

榮以尊輔越尚舊臣使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幾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

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雕飾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

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宫女曠積而黄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以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

兒從後死家為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

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於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讐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涖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隱蕃歸吳上書

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

台入蕃謝問答及陳時務甚有辭觀

賀卲上政事日弊疏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晧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晧兇暴驕矜政事日弊卲上疏諫曰

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内而知萬里之情垂拱社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方以至德淑姿統承王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

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内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附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應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

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曜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

出為福誡非所以保光洪祚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隷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論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内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

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常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銷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邪佞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

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内豎分布州郡横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户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墁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

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慼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卹窮乏之省諸不急蕩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

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

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五

書疏

吳

韋曜獄中上書

孫皓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擿私短以為歡

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内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

曜因獄吏上辭曰

因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孫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黄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懐貪令上聞因昔見世間有古歴注其所紀載既多虚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黄武以來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

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内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

華覈救韋曜疏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内侍承荅大問聖朝仁篤愼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勑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

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

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矅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矅

又乞赦樓玄疏樓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忤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

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時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

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

又上世俗滋侈疏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上此疏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蓄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

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

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麗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

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

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庫之積哉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五